

妖 精 森 林

〔日〕早坂真纪 / 著 亦依 /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妖 精 森 林

〔日〕早坂真纪 / 著 亦 依 /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妖精森林 / (日)早坂真纪著; 亦依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5327-3597-4

I. 妖... II. ①早...②亦... III. 中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9322 号

妖精の棲む森

Copyright © 2003 by Maki Hayasaka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with office Asami Ltd., Japan

图字: 09-2003-372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
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妖精森林

〔日〕早坂真纪 著
亦 依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3.625 插页 2 字数 65,000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7-5327-3597-4/I · 2051

定价: 10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 1 章

秋色笼露台

001

第 2 章

月出白森林

029

第 3 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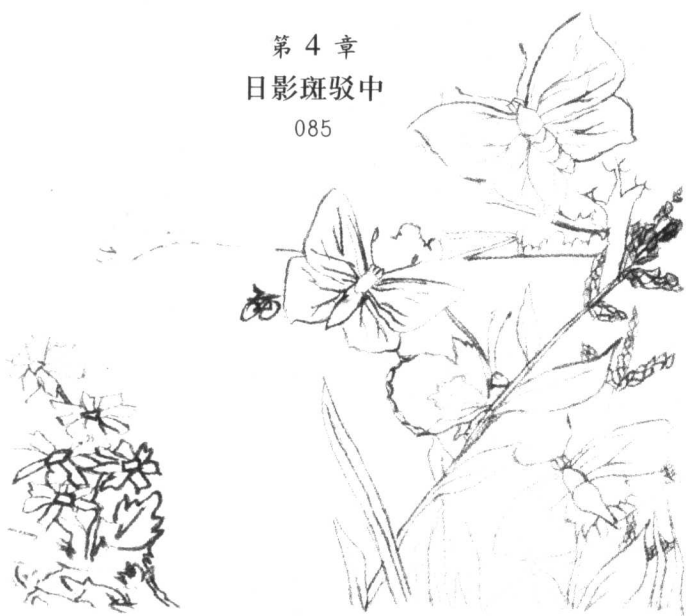
新绿染枝头

057

第 4 章

日影斑驳中

085



第 1 章
秋色笼露台





1

避暑地边缘有一座森林,一条路横穿其间,路边,是那间屋顶、窗框以及柱子都呈绿色的红茶沙龙。一大片的森林中,只有那条路和那间红茶沙龙,此外连一块公交车站的站牌都没有。

从初夏到夏末,一接近这座森林,周遭便会突然间变得昏暗。这是因为所有树木的所有枝条像华盖一样遮盖了道路,树叶因树枝的重叠而层层叠叠,遮蔽了阳光。路上连一点日影都漏不下来,显得相当黑魆魆。这或许令开车的人感到不安:这样开下去,恐怕会在森林里迷路,永远走不出来。但是,只要不输给不安、不打道回府,很快,天空便会蓦然打开,红茶沙龙出现在眼前。之所以觉得天空蓦然打开,是因为店前有一块大约六百坪^①大小的草坪的缘故。

红茶沙龙就位于路尽头。除了草坪,便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了。店背靠森林,好像被它从背后包裹一般,使人联想起一幅水彩画。露台上有一张白色圆桌和五把椅子,张开的遮阳伞是绿色的。来客将车停在路边的停车场,再闲闲地走过十五米左右长长的走道,就能进入左手边的沙龙。据说不进店,沿走道笔直走下去,就能踏上林中小径。

走道两边和店门两旁的长椅边,都有野生的花花草草。草坪一

① 坪:日本度量衡的面积单位,用于丈量房屋和宅地面积,1坪约合3.306m²。



看就知道距离上次拾掇已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，上面杂草丛生。草坪也好，杂草也好，在如注的阳光照射之下，悠闲自在地与地面升腾的热气嬉戏。

靠近露台的地方，有一株长着大红花骨朵的小草。也许是空中的飞鸟掉下的种子发芽长成的？去年自不去说，就是今年夏天，也未曾见过这个品种。两个花骨朵羞答答地仰望着蓝天。

色彩浓艳的花的开花季节早已过去。草坪虽还在和地面热气嬉戏，但也开始褪色了。整座森林开始感受到生命即将终结，大家都在为燃烧最后的火焰做准备。

为了这个季节最后的火焰晚餐会，急急换上红色衣裙的该是急性子的花楸树了。住在森林里的小虫子们，也已经着手过冬的准备工作。似乎谁也没有余力关心别人，大家都在忙忙碌碌，处处飘荡着秋天的气息。

停车场停着一辆车，在这时节是十分罕见的。银色，像是外国产跑车，阳光下，车身反射着深灰色的光芒。

一个车主模样的人，独自在露台上静静地喝着红茶。红茶沙龙的客人，也只有他一个。做工精良的巧克力色羊绒外套，使人想到他生活富足。然而，他左手支颐，右手中指不安地敲打着桌子，这姿势，泄露了他的心事重重，无法掩藏。

明天，出差在外的社长要回来了。一旦发觉这三年来一直挂在社长室墙上的“那幅画”不见了，社长肯定会发怒，他是那样喜欢那幅画。但他认为，那幅画原本就是我的。



——看着社长的脸色过日子,这种生活差不多也该结束了。

可他心里也明白,自己能当上营业部长,全是托了“那幅画”的福。

那天,他将“那幅画”送给了焦躁不安的社长。那幅原本打算挂在自己家里、不花钱就到手的画……社长好像是因为他在客户那里犯的过失而打算训斥他一番,他先发制人,突然将“那幅画”递到了社长面前。他眼里透着精明的神色,但神情却很不安。

色调柔和的水彩画,似乎能让人的心趋于平静。在看见画的一瞬间,严峻的表情就从社长脸上消失了。那以后,无论出去办公还是办完回来,社长必定要在画前站上一会儿。也许是要等脸上的表情变柔和了,再出现在职员面前吧。

今天早上,知道社长不在,他进社长室看了“那幅画”。虽然目的并不在画,但驻足画前细细观赏时,他发现,“那幅画”果真能够使人心平气和。

——对了,开车去那里看看。那里的秋天会是什么样子呢?对,就去那里看看。当天来回就行了。

两小时后,他已经坐在露台上了。

果茶从茶壶倒入茶杯,一股不可思议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。

斜左面低低射来的阳光,将他的腰部照得暖暖的好不舒适,简直想就这样打会儿盹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感到焦躁感正在一点点地退去。

放在他脚边的大旅行袋上,停着一只蜻蜓,翅膀是收起来了,但



它依然警惕着周围的动静,准备一遇危险就立刻飞走,那样子,令人心痛。

推己及人,他伸出手,轻轻拿起了杯子,尽量不发出声音。因为那动作实在安静,蜻蜓好像放心了,它一点一点地伸展开翅膀,绷紧的神经随之慢慢松弛下来。蜻蜓眼睛的颜色与他太阳镜的颜色非常相似。

“您会不会冷?”女主人问道。

“谢谢。太阳光非常柔和,看!腰部的风湿都好像快好了。”

“风湿?您还很年轻啊……”说着,女主人拿丝质盖膝毯轻柔地把顾客的膝盖裹住。

“瞧,这里有只虫子在休息呢,看来它很喜欢桌子这边有阳光的地方。阳光里是不是存在什么能让人的心灵获得安稳的因素呢。”

温柔的微笑,让人猜不出女主人的年龄。说是少女吧,的确是像少女,可那份沉着和偶尔浮现脸上的落寞的影子,也不是没有刚刚步入初老的感觉。没有人能猜出女主人的年龄。

“好安静,人都要融化了。”

时间好像放缓了脚步,慢慢地、慢慢地流逝着。他陶醉了,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。但是,理应快要融化的内心某处冷不防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。像是受到安稳气氛的诱惑而飞来的小蜜蜂,抬眼望着他,大概是想在桌子另一端休息,可还是飞走了。啊,原来只不过是听到了这只小蜜蜂翅膀扇动的声音而已啊——他安下心来,又喝了一口红茶。



“好安稳啊，夏天在这个露台上悠闲地喝着喜爱的红茶的人，一定是受上天眷顾的人群了，简直像英国贵族似的。”

“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。平时都是忙忙碌碌的，因此至少在这里的时候感受一下不同的味道，我想还是这样想的人居多吧。”

“是吗……不同的味道啊……”

“是啊。夏天旺季里是没法在这里慢慢休息的了，不过旺季过后，还有客人在这里打瞌睡呢。也有客人在这里一边慢慢品味红茶，一边阅读平时没时间看的书……在露台上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这份静寂，再带着平稳的心情回到都市的家中，看到他们这样，真令人高兴。”

“真是好安静啊……夏季的喧闹就像虚幻的似的……”

他将体重托付给椅背，眯起了双眼。

“到十一月，落叶松会开始下金黄色的雨。落叶松唱着沙啦沙啦的下雨歌，美极了。那时，这家店和这片森林也就开始休眠了，直到第二年的春天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这里才恢复真正的静寂。”

“能拥有这个季节的这个瞬间，其实也许就已经是无限奢侈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他从太阳镜后面窥视着女主人的脸色。他以前只来过两次，女主人好像不记得他。

三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离盂兰盆节休假还有一段时间，却也是相当的热闹。那时，在悠闲地喝着红茶的饲养主脚边，爱犬眯起饱含哲思的眼睛仰望着天空。他受到感染，抬头望天，目光所及皆是无



边无际的蔚蓝；避暑地特有的清澈天空，点缀着几朵薄薄的白云，云儿静静地飘。

第二次来，是第二年夏季最炎热的时候，男子在门口的长椅上等了相当长时间才等到有桌子空出来。在等坐席期间，他也曾想过去店后的森林里散散步，但最终没去。一来他还不习惯森林里太过清新的空气，再说，牵着欢欢喜喜摇尾巴的爱犬散步的那一个个家庭，在他眼中，显得实在太耀眼。

进了大门，是一个寒冷地区特有的防风室。他久久地望着挂在防风室墙上的一幅画，一幅水彩画，构图为从停车场附近远观这家店。

——不知是谁画的，我心中描绘的那幅画，可不正是这样的吗。

柔和的色彩仿佛能涤荡心灵；茂密的森林环拥着店，它仿佛有一种魔力，令人回想起自己也曾有过少年时代。画这幅画的画家，无疑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人，他想，否则不可能令看画的人连内心都趋于平静。

尽管如此，将这样一幅画挂在人们进进出出的地方，这家店的经营者也太不谨慎了。会不会对人类太信任了？他轻蔑地笑了笑。

但是，他的担心似乎是没有必要的。因为好像没有一个人会花费徒劳的时间去欣赏绘画或者注意别人。一有桌子空出来，都有人想要插队呢。他坐在长椅上观察来来往往的客人，目光同时也追随着露台上的女主人。

女主人将应对顾客之事完全交给了店员。与和人打交道相比，



她似乎更喜欢同顾客带来的小狗玩耍，与它们玩耍时，女主人眼里闪烁着无比的光彩。

那样的话，确实不可能记住一个个顾客的脸了。况且，那以来又过了两年了。他想着朝女主人微微笑了笑。

“夏天，有各式各样的客人来吧。”他说。

“是啊，很多……”

“虽说是工作上的需要，不过要记住顾客的脸很不容易吧。”

“其实应该必须记住的，可我——真是非常不好意思，只有见到同来的小狗，才会记起客人来。”

“这家店只有您一个人吗？”

“是啊。旺季有四名店员，不过从现在到明年春天开店以前，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“住在这样僻静的地方，您不怕吗？”

女主人侧侧头，笑了，笑得如同少女般纯真。

“怕什么呢？”

“譬如说……鬼怪什么的。”男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歪了歪嘴角。

“鬼怪——不，鬼怪什么的我倒是不怕，可……”

“可——”

“人——我对人有点……”

“您怕人？”

“不是，我觉得人有些——可悲。”

霎时间，他移开了视线。



“啊……”女主人轻声叫起来，眼里闪动着光芒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就在刚才，那里，大红的花骨朵开花了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啊，也没什么。只是在这么寂寥的季节里能赶上开花，实在太好了。”

“在那里的草丛中？”他随着女主人的视线望去，“从这里也能注意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好厉害。”

“因为我听到声音了啊。”

女主人自言自语似地说道。他探出身子四处张望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放弃了。

“太阳下山后这里就冷了。那时请到店内去坐，感冒了可不好。您慢慢坐。”

红茶太浓了就请自己添水。女主人把壶放下，退到店里去了。

时间似乎停止了，一片寂静。偶尔有松鸦发出刺耳的叫声，停在眼前的枝头上。

很久以前，还在他少年时代，乡下的院子里松鸦就是这样叫的。柿子渐渐熟了的时候，大人们忙着割稻，农家的孩子们也被当作劳力去田里帮忙了，此时便有寂寞的风吹进了少年心灵的缝隙。

田间小道上，有一位少年伫立在风中。

——太不公平了！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？别人一直都和家人在一起，为什么只有我必须一个人待着？同样是生下来，真想生在那



样的家庭里。同样是生下来，真想生在有钱人家当儿子。长大了，一定要做个有钱人给他们看看！

2

“你爸爸还没回来吗？他一直都很晚回家啊。”

赶回来做晚饭的房东太太招呼少年道。少年抬眼瞪了她一眼。房东太太看着少年时脸上总带着丝丝冷笑。她是看到成绩比自己儿子好的少年生活似乎不太幸福，而幸灾乐祸吧——少年这样认为。她儿子上小学五年级了，还整天拖着鼻涕。就是这样傻乎乎的儿子，却也得到父母的钟爱，这让少年嫉妒。

“你爸爸在干什么呢？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……你妈妈也不在，你一个人很寂寞吧。”

——我爸爸在工作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。妈妈……对她，他早已经忘记了。

少年的家庭并不是农家，他们只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才住在农村的。在这里住满三年，又要搬到很远的农村。搬家是一早就决定了的，所以家里也几乎没有称得上家具的物件，眼前就连像样的小孩玩具也见不到。

房东的儿子与他母亲不同，有着温和的性格，他对少年很亲切，但充其量只有三年的交往时间而已。假如不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将来感觉寂寞时只有徒增痛苦。因此，偶尔去房东家玩，少年也不会待很



长时间，肯定在大人回家之前离开。

少年在田埂上等着每天同一时间回家的父亲。老远就认出少年的身影的父亲，加快了踩自行车踏板的速度，凑近了让少年坐上后座。在后座将脸贴在父亲背上的那个瞬间，是少年最幸福的时刻。他们一起吃晚饭，一边互相说着今天一天里发生的事，饭后去房东家洗完澡，两个人的一天便告结束。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，父亲的身体温热如故，尽管如此，少年却总是感到寂寞。

那天，少年试着去到了外面。天际茜草色的太阳余晖中，仍有人在奋力干着农活。农夫在稻田里排成一行，迎着余晖割稻。少年的目光不经意间停留在了一排排的稻茬上。

逆光中，尘埃飞舞。最初，少年以为是在夕阳里稻茬扬起的尘埃，再不，就是小小的羽虱。

出于好奇，少年下到田里，稻茬绊了一下少年的腿。

“好痛！”

在意识到膝盖出血之前，少年的目光停留在了稻茬上。空气中飞舞的既不是稻茬扬起的尘埃，也不是羽虱。不，羽虱有手有脚，还有人的脸。而且，本来以为的稻茬，原来是一朵大红花。

“你、你是什么？”

“我是什么……你才是什么呢！”

身高两厘米左右的小小少女，飘浮在褪了色的草坪上。少年记得自己应该在稻田里，不过现在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的。少女对少年怒目而视，背上琥珀色的翅膀不停地扇动着，大红色的花



瓣一样的裙子也在微微地颤动。

“真没礼貌！是什么……你才是什么呢。”

这会不会就是人们所说的妖精啊，少年盯着少女看。她和那次读的房东家儿子的图画书插图里的少女一模一样。只是，眼前的少女头发是栗色的，而图画书中的少女却是金发，衣裙记得是樱花色的花瓣。但是他当时嗤之以鼻，心想，写什么妖精，又不是女孩子，简直愚蠢透顶。

穿着大红花瓣裙的小小少女，看来对于自己能飞这一点高兴得不得了，她在少年眼前翻转着，忽而又飞到少年的肩膀附近，好几次都险些被风吹走；看上去又好像在戏弄少年似的。

“喂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？”

“我？我刚才才生下来的。这里的妈咪不是说了吗……在这么寂寥的季节里能赶上开花，实在太好了。”

少年知道她是指店里的女主人。

“我怎么看不见有花。”

“那是当然的了。你现在能看见我，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你的心灵不能说是纯洁的。而且，你不相信有妖精存在，对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认识我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啦。你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。你也试着看看你的